歐陽修集/卷1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集古錄跋尾卷八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四十二・集古錄跋尾卷九

► 集古錄跋尾卷十

【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〈長慶中〉】

右《嶽麓寺詩》，沈傳師撰並書。題云《酬唐侍御、姚員外》，而二人之詩不見，不知為何人也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，而詩亦自佳。傳師書非一體，此尤放逸可愛也。

【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〈長慶三年〉】

右《絳守居園池記》，唐樊宗師撰，或云此石宗師自書。嗚呼！元和之際，文章之盛極矣，其怪奇至於如此！

【唐張九齡碑〈長慶三年〉】

右《張九齡碑》。按《唐書》列傳所載，大節多同，而時時小異。傳云「壽六十八」，而碑云「六十三」。傳「自左補闕改司勛員外郎」，而碑云「遷禮部」。傳言「張說卒，召為秘書少監、集賢院學士、知院事」，碑云「副知」，至後作相遷中書令，始云「知院事」。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，傳云「九齡判守珪狀」，碑云「守珪所請留中不行，而公以狀諫」，然其為語則略同。碑長慶中立，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，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。所傳或有同異，而至於年壽、官爵，其子孫宜不繆，當以碑為是也。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。

【唐崔能神道碑〈長慶三年〉】

右《崔能神道碑》，李宗閔撰，能弟從書。碑云「拜御史中丞，持節觀察黔中，仍賜紫衣金印」。按唐世無賜金印者。官制古今沿革不同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。自漢以來，有銀青、金紫之號。當時所謂青紫者，綬也，金銀者，乃其所佩印章爾，綬所以系印者也。後世官不佩印，此名虛設矣。隋、唐以來，有隨身魚，而青紫為服色，所謂金紫者，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。宗閔謂賜金印者，繆也。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、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，而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，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，皆流俗相承，不復討正久矣。故因宗閔之失並記之。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。

【唐田布碑〈長慶四年〉】

右《田布碑》，庾承宣撰。布之事壯矣，承宣不能發於文也，蓋其力不足爾。布之風烈，非得左丘明、司馬遷筆不能書也。故士有不顧其死，以成後世之名者，有幸不幸，各視其所遭如何爾。今有道《史》、《漢》時事者，其人偉然甚著，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。自魏、晉以下不為無人，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，無左丘明、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。治平甲辰秋社日書。

【唐鄭權碑〈寶歷二年〉】

右姚向書，筆力精勁，雖唐人工於書者多，而及此者亦少，惜其不傳於世，而今人莫有知者。惟余以《集錄》之博，得此而已。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。

【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〈寶歷二年〉】

右《茅山三像記》，李德裕撰。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，上為九廟聖主，次為七代先靈，下為一切含識，敬造老君、孔子、尹真人像三軀。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為，德裕為之有不足怪。然以孔子與老君為伍，而又居其下，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邪？今《史記》載孔子問禮於老聃，聃戒孔子去其驕氣多欲，而孔子嘆其道猶龍之語，著於耳目。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為非者，豈止德裕之罪哉！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。

【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〈開成五年〉】

右《平泉草木記》，李德裕撰。余嘗讀鬼谷子書，見其馳說諸侯之國，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、剛柔緩急，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，陽開陰塞，變化無窮，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，惟不見其所好者，不可得而說也。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。蓋泊然無欲，而禍福不能動，利害不能誘，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，聖賢之高致也。其次簡其所欲，不溺於所好，斯可矣。若德裕者，處富貴，招權利，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，或至疲敝精神於草木，斯其所以敗也。其遺戒有云「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」，此又近乎愚矣。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，中書東廳後閣書。

【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〈開成五年〉】

讀《山居詩》，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，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，人事固多如此也。余聞釋子有云「出家是大丈夫事」，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。而文饒詩亦云「自是功高臨盡處，禍來名滅不由人」者，誠哉是言也。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唐李德裕大孤山賦〈會昌五年〉】

贊皇文辭甚可愛也。其所及禍，或責其不能自免，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，豈獨斯人也歟！

【唐大孤山賦】

右字畫頗佳，而傷於柔媚。世傳墀工小篆，此豈其筆邪？

【唐辨石鐘山記〈太和元年〉】

右《辨石鐘山記》，並《善權寺詩》、《游靈岩記》附。覽三子之文，皆有幽人之思，跡其風尚，想見其人。至於書畫，亦皆可喜。蓋自唐以前，賢傑之士，莫不工於字書，其殘篇斷稿為世所寶，傳於今者，何可勝數。彼其事業，超然高爽，不當留精於此小藝。豈其習俗承流，家為常事，抑學者猶有師法，而後世偷薄，漸趣苟簡，久而遂至於廢絕歟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，忽書為不足學，往往僅能執筆，而間有以書自名者，世亦不甚知為貴也。至於荒林敗塚，時得埋沒之餘，皆前世碌碌無名子，然其筆畫有法，往往今人不及，茲甚可嘆也。《石鐘山記》字畫在二者間頗為劣，而亦不為俗態，皆忘憂之佳玩也。

【唐元稹修桐柏宮碑〈太和四年〉】

右唐元稹撰文並書。其題云《修桐柏宮碑》，又其文以四言為韻語，既牽聲韻，有述事不能詳者，則自為注以解之。為文自注，非作者之法。且碑者石柱爾，古者刻石為碑，謂之碑銘、碑文之類可也。後世伐石刻文，既非因柱石，不宜謂之碑文，然習俗相傳，理猶可考，今特題云《修桐柏宮碑》者，甚無謂也。此在文章，誠為小瑕病，前人時有忽略，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。自漢以來，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，此乃無害，蓋目此石為某人之墓柱，非謂自題其文目也。今稹云《修桐柏宮碑》，則於理何稽也？

【唐李藏用碑〈太和四年〉】

右《李藏用碑》，王源中撰，唐玄度書。玄度以書自名於一時，其筆注柔弱，非復前人之體，而流俗妄稱借之爾。故存之以俟識者。

【唐薛蘋唱和詩〈太和中〉】

右薛蘋《唱和詩》，其間馮宿、馮定、李紳皆唐顯人，靈澈以詩名後世，皆人所想見者。然詩皆不及蘋，豈唱者得於自然，和者牽於強作邪？

【唐法華寺詩〈太和八年〉】

右《法華寺詩》，唐越州刺史李紳撰。其後自序題云「太和甲寅歲游寺，刻詩於壁」，詳自序所言，似紳自書。然以《端州題名》較之，字體殊不類。甲寅，太和八年也。

【賽陽山文〈太和九年〉】

翰林學士吳奎，知制誥劉敞，祠部郎中、集賢校理江休復，工部員外郎、直集賢院祖無擇，屯田員外郎、編修《唐書》梅堯臣，嘉祐四年四月六日于編修院同觀。范鎮景仁後至。

右跋尾者六人，皆知名士也。時余在翰林，以孟饗致齋《唐書》局中，六人者相與飲奕歡然，終日而去。蓋一時之盛集也。明年夏，鄒幾、聖俞卒。又九年，而原甫、長文卒。

自嘉祐己亥王今熙寧辛亥，一紀之間，亡者四，存者三，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，景仁亦以言事得罪。獨余頑然蒙上保全，貪冒寵榮，不知休止。然筋骸憊矣，尚此勉強，而交游零落，無復情悰，其盛衰之際，可以悲夫！是時同修書者七人：今亡者五，宋子京、王景彝、呂縉叔、劉仲更與聖俞也；存者二，余與次道爾。次道去年為知制誥，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。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嘆者，遂並書之。熙寧四年三月十五日病告中書。

【唐武侯碑陰記〈開成二年〉】

右《武侯碑陰記》，崔備撰。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，楊嗣復再題，及其僚屬又六人並嗣復、汝士詩兩首，合為一卷。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，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，或行著鄉閭，或名聞場屋者，莫不為方鎮所取。至登朝廷，位將相，為時偉人者，亦皆出諸侯之幕。如元衡所記，裴度、柳公綽、楊嗣復，皆相繼去為本朝名將相，亦可謂盛矣哉。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。

【唐王質神道碑〈開成四年〉】

右《王質神道碑》，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並書。質字華卿，王通之後也，開成中為宣、歙、池等州觀察使。

【唐玄度十體書】

右唐玄度十體書，前本得於蘇氏，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。丕緒長安人，名家子，喜收碑文。二家之本大體則同，而文有得失，故並存之，覽者得以自擇焉。嘉坦鎗七月二十五日書。

【唐鄭浣陰符經序一〈開成二年〉】

右《陰符經序》，鄭浣撰，柳公權書。唐世碑碣，顏、柳二家書最多，而筆法往往不同。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，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。公權書《高重碑》，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，而鋒芒皆在。至《陰符經序》，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，云「善藏筆鋒」，與余之說正相反。然君謨書擅當世，其論必精，故為誌之。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。

【唐鄭浣陰符經序二】

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《陰符經序》，遂求其經，云石已亡矣。常意必有藏於人間者，求之十餘年，莫可得。治平三年，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，遽錄之。信乎，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。

【唐山南西道驛路記〈開成四年〉】

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，雖然，其體骨終在也。

【唐何進滔德政碑〈開成五年〉】

右《何進滔德政碑》，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並書。進滔，《唐書》有傳。開成五年立，其高數丈，制度甚閎偉，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。

【唐李聽神道碑〈開成五年〉】

右《李聽神道碑》，李石撰。聽父子為唐名將，其勛業昭彰，故以碑考傳，少所差異。而史家當著其大節，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，於體宜然。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，史不宜略而不書者，蓋闕也。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。

【唐李石神道碑〈會昌三年〉】

右《李石碑》，柳公權書。余家集錄顏、柳書尤多，惟碑石不完者，則其字尤佳，非字之然也。譬夫金玉，埋沒於泥滓，時時發見其一二，則粲然在目，特為可喜爾。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。

【唐高重碑〈會昌四年〉】

右《高重碑》，元裕撰，柳公權書。唐世碑刻，顏、柳二公書尤多，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。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，而亦系於模勒之工拙，然其大法則常在也。此碑字畫鋒力俱完，故特為佳，矧其墨跡，想宜如何也！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書。

【唐會昌投龍文〈會昌五年〉】

右《會昌投龍文》。余修唐《本紀》至武宗，以謂奮然除去浮圖鋭矣，而躬受道家之恚服藥以求長年，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，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。及得《會昌投龍文》，見其自稱「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、南嶽炎上真人」，則又益以前言為不繆矣。蓋其所自稱號者，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，亦何以異？余嘗謂佛言無生，老言不死，二者同出於貪，信矣。會昌之政，臨事明果，有足過人者，至其心有所貪，則其所為與庸夫何異？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。

【唐夔州都督府記〈會昌五年〉】

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，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，每與君謨嘆息於斯也。如貝靈該、繆師愈，今人尚不知其姓名，況其書乎！余以《集錄》之博，僅各得其一爾。

【唐康約言碑〈大中七年〉】

右《康約言碑》，柳公權撰並書。約言宦者，為河東監軍。唐自開元以後，職官益濫，始有置使之名。歷五代迄今，多因而不廢，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，襲唐舊號，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。約言在太和、開成間，嘗為鴻臚禮賓使，又為內外客省使。以此見今之使名，自樞密、宣徽而下，皆唐宦官職也。又以見鴻臚卿寺，亦以宦者為使於其間。約言又為宣徽北院副使，又見當時南、北院宣徽，皆有副使也。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。

【唐復東林寺碑〈大中十一年〉】

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，柳公權書。東林寺，會昌中廢之，大中初黯為江州刺史而復之。黯之文辭甚遒麗可愛，而世罕有之。

【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並捨宅造寺疏〈大中八年〉】

右陳果仁告身，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。疏後題云「明政二年」。按《隋書·煬帝本紀》，大業十一年十月，東海賊帥李子通擁眾渡淮，僭稱楚王，建元明政。則明政二年，乃大業十二年也。《唐高祖實錄》，武德二年四月，隋御衛將軍陳棱以江都降，即以棱為總管。九月，李子通敗棱，陷江都，國號吳，建元明政。則明政二年，是武德三年矣。二說不同如此。呂夏卿為余言，若以大業十二年為子通僭號之二年，則江都方亂，煬帝

安得南幸？而《唐實錄》陳陵事可據，則明政二年當為武德三年也，《隋書》繆矣。果仁終始事跡不顯，略見於《隋書》，云「唐初為隋太僕丞元探。煬帝已遇弒，沈法興、果仁共殺蹋起兵據江表。法興自稱總管、大司馬、錄尚書事，承制置百官，以果仁為司徒」。其事止見此爾。開元中，僧德宣為果仁記捨宅造寺，載其世家頗詳，而其功閥、官爵、歲月多繆。德宣言中毒以死，而《宅疏》言見屠戮，當以《宅疏》為是。德宣文辭不足錄，獨採其世次事跡終始著之，俾覽者核其真偽，而少益於廣聞。《煬帝本紀》、《高祖實錄》，皆唐初人所撰，而不同如此，何哉？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八月十一日書。

【唐圭峰禪師碑〈大中九年〉】

右《圭峰禪師碑》，唐相裴休撰並書。其文辭事跡無足採，而其字法世所重也，故錄之云。

【唐濠州勸民栽桑敕碑一〈大中十年〉】

余得劉莒《修兗州文宣王廟碑》，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，又得此碑，見大中時敕，乃知平章事非署敕之官。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，便呼為敕，惟告身之制僅存焉。

【唐濠州勸民栽桑敕碑二】

皇祐元年春，余自揚移潁，舟過濠梁，得此碑於今樞密使張公昪。唐之制敕之文，今不復見，蓋官失其職久矣。此大中時敕也，尚可見其遺制焉。

【唐閩遷新社記一〈大中十年〉】

右《閩遷新社記》，唐濮陽寧撰。其辭云「大中十年夏六月，關西公命遷社於州坤，凡築四壇：壇社、稷，其廣倍丈有五尺，其高倍尺有五寸，主以石；壇風師，廣丈有五尺，高尺有五寸；壇雨師，廣丈而高尺云」。文字古雅，甚可愛。嗚呼！唐之禮樂盛矣，其遺文有足採焉。州縣社稷有主，見於此記，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。按《唐書》，楊發自蘇州刺史為福建觀察使，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。以歲月推之，關西公者，楊發也。

【唐閩遷新社記二】

唐時州縣社稷有主，獨此碑見之。《開元定禮》至大中時猶僅存也，禮樂廢壞久矣，故錄此記以著之。

【唐令狐楚登白樓賦〈咸通二年〉】

右《登白樓賦》，令狐楚撰。白樓在河中，至楚子畚河中節度使，乃刻於石。鄴缸游唐顯人，仍世宰相，而楚尤以文章見稱。世傳畚文喜以語簡為工，常飯僧，僧判齋，絢於佛前跪爐諦聽，而僧倡言曰：「令狐妃絢設齋，佛知。」蓋以此譏其好簡。楚之此賦，文無他意，而至千有六百餘言，何其繁也！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，信乎堯、朱之善惡異也。治平元年八月八日，祈晴於太社，晨歸，遂書。

【唐嫦廟記〈咸通二年〉】

右《嫦廟記》，張翔撰，高駢書。駢為將，嘗立戰功，威惠著於蠻蜀，筆研固非其所事，然書雖非工，字亦不俗。蓋其明爽豪雋，終異庸人。至於惑妖人呂用之、諸葛殷等，信其左道，以冀長年，乃騎木鶴而習凌虛仙去之勢，此至愚下品皆知為可笑，而駢為之惟恐不至者，何哉？蓋其貪心已動於內，故邪說可誘於外，內貪外誘，則亦何所不為哉？治平元年中秋日書。

【唐白敏中碑〈咸通三年〉】

右《白敏中碑》，畢誠撰。其事與《唐書》列傳多同。而傳載「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，及德裕貶，抵之甚力」，以此為甚惡。而碑云「會昌中，德裕起刑獄，陷五宰相，竄之嶺外，公承是之後一年，冤者皆復其位」，以此為能。其為毀譽難信蓋如此，故余於碑誌，惟取其世次、官、壽、鄉里為正，至於功過善惡，未嘗為據者以此也。碑又言桑道茂事，云「桑道慕」，不知孰是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。

【唐於僧翰尊勝經〈咸通五年〉】

右《尊勝經》，於僧翰書。僧翰筆畫雖遒勁，然失分隸之法遠矣。所以錄者，亦自成一家，而為流俗所貴，故聊著之，庶知博採之不遺爾。

【唐孔府君神道碑〈咸通十二年〉】

右《孔岑父碑》，鄭絪撰，柳知微書。其碑云「有子五人，載、戩、戡、戢、戳」。按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，岑父六子，戳之下又有威。表據孔氏譜，譜其家所藏。碑文鄭絪撰，絪自言與孔氏有世舊，作碑文時戩等尚在。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，而不同者何也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，其功過難以碑碣為正者，銘誌所稱有褒有諱，疑其不實。至於世繫、子孫、官封、名字，無情增損，故每據碑以正史。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為可據，故並存之，以俟來者。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，侍上御崇政疏決繫囚，退，遂家居謝客，因書。

【唐陸文學傳〈咸通十五年〉】

右《陸文學傳》，鴻漸自撰。茶之見前史，蓋自魏、晉以來有之。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，蓋為茶著書自其始也。至今俚俗賣茶肆中，嘗置一瓷偶人於灶側，云此號陸鴻漸。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，考其傳，著書頗多，曰《君臣契》三卷、《源解》三十卷、《江表四姓譜》十卷、《南北人物志》十卷、《吳興歷官記》三卷、《潮州刺史記》一卷、《茶經》三卷、《占夢》三卷。其多如此，豈止《茶經》而已哉！然其他書皆不傳。

【唐百巖大師懷暉碑】

右《百巖大師懷暉碑》，權德輿撰文，鄭餘慶書，歸登篆額。又有別碑，令狐楚撰文，鄭絪書。懷暉者，吾不知為何人？而彼五君者，皆唐世名臣，其喜為之傳道如此，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，其可得乎？民之無知，惟上所好惡是從，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。楚之文曰「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，余以門下侍郎、平章事攝大尉」。「泥洹茶毗」是何等語？宰相坐廟堂之上，而口為斯言。皋、夔、稷、契居堯舜之朝，其語言《尚書》載之矣，異乎此也。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